

#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应呈现正确的历史观与鲜明的时代性

□ 易伟平

2021年,在庆祝建党百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中,一批旨在为百年党史画像、立德明德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涌现于荧屏,取得了较好的收视热度与口碑。这一方面缘于创作者有胆有识的创新探索,另一方面也是汲取我国重大主题电视剧创作经验的结果。应理性认识到,在文艺创作中,历史与当下往往不是简单的旧与新的关系,而是辩证的源与流的关系。因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应处理好几种关系。

## 突出党的先进性和人民性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首先要处理好艺术想象力与题材限定性的关系。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踏实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尤其如此。限定性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创新的基石和前提,创作者应在此基础上发挥艺术想象力。一方面,在精神主旨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限定性体现为突出党的先进性和人民性,如《大浪淘沙》《中流击水》等,便立足历史语境,寻找现实勾连,将党的先进理念、丰功伟绩,透过时代进步和社会变迁,生动地呈现于荧屏,在观众心目中树立起党的光辉形象。另一方面,在艺术呈现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想象力上限”不同于其他某些题材,由于“革命历史”不论在真实结构还是逻辑性上都有着明确的结构和规约,因此,在符合艺术规律的基础上,电视剧作品的创作边界更为清晰,类型模式更为规范,情感基调也更为庄重。

## 用年轻化表达呈现历史的厚重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还要处理好表达青春化与风格沧桑感的关系。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年轻态表达,既是内容层面再现革命者青春形象的创作手段,更是从精神层面对接当下青年群体的有效途径。前些年《恰同学少年》《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等剧将目光投向革命先驱风华正茂的学生时代,以跨越时空的精神通联让观众获得感力和认同感。然而过犹不及,若一味地、过度地强调青春化,也有可能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产生肤浅化倾向,缺乏此类题材本应有的厚重感与沧桑感。在以往累积的创作经验中,以《开国领袖毛泽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海棠依旧》等为代表的作品,便以正剧的审美意蕴,较好地体现出宏大叙事所具有的深刻厚重,从诸多细微之处呈现出既质朴厚实又动人心魄的历史质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青春化与厚重感应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其一。

## 在客观史实中展开艺术想象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也应处理好虚构性与历史真实性的关系。故事性的缺失,往往是作品吸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创作而言,强调故事化的戏剧张力无可厚非,但应警惕让戏剧性遮蔽历史真实和历史发展的逻辑规律,警惕让戏剧性随意剪裁革命历史本身既有的布局 and 体系。以往的一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依循“编年体”或“传记体”的体例创作,其实在方向和理念上对当下作品具有某些借鉴和参考价值。

创作者倘若在追求戏剧性的过程中,因不分“轻重比例”地厚此薄彼,而导致和革命历史本身的原貌不对应,便有失偏颇了。如有的作品虽然采用了全景展现革命历史的宏观视角,却只将主创者自认为“有戏”的史实段落进行着重呈现,而对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只是寥寥带过,这很容易误导观众,尤其是使年轻观众对史实的认知产生偏差。

只有树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等在某些方面延续了重大主题电视剧的创作传统,努力用好“望远镜”与“显微镜”,既注重历史,寻找现实勾连,确保史料的精准使用,也注重贴合当下观众审美需求,遵循“让历史告诉未来”的创作逻辑,成为讲好革命历史故事的深度探索与审美实践。

## 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得益彰

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得益彰,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创新之路越走越宽。而在此过程中,电视剧创作还要处理好叙述抒情性与思想深厚性的关系。抒情性是电视剧创作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以往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经常以此来表现坚定信仰的做法却值得商榷。很多流量演员虽然在青年群体中具有号召力,但由于自身和人物气质不符造成“演员大于角色”的尴尬效果,拉低了作品的整体艺术品质。如果与周恩来总理有着密切而持久的生活关联,而且作为一种文化意象巧妙实现了对人物崇高人格的深层隐喻,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温婉地寄寓其中,诗情隽永、意境悠醇。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作品就应当如此情理兼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讲道:“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对文艺



电视剧《中流击水》剧照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作品而言,精神风骨尤其不能丢。那些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能够起到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的作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创作者应当特别注重,不可因过度追求抒情效果而导致作品在思想性方面力度变弱、深度变浅。如果剧作在过度浪漫化的情绪抒发下,弱化了作品所应彰显的民族精神、文化涵养、历史逻辑、年代质感等,便得不偿失了。

## 视听观察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主办  
光明日报文艺部

取得联系。获救后的直升机上,洪赞兵喝下了儿子递过来的咖啡,暗示父子的和解。而在绝壁攀援中,父子同心徒手攀缘而上的场景,是和解之后父子感情的升华。父子亲情叙事自始至终都与灾难叙事高度契合。在灾难救援和亲情救赎的双重律动中,观众收获了双重感动。最终,“峰爆”令塌方按照预定方向倾泻而下,县城 16 万人获救,历经十年即将建成的高铁隧道得以保全。在“峰爆”带来的视觉奇观中,观众并不觉得这仅仅是一种技术美学的呈现,而是“生命至上”的中国式救援理念的彰显。虽然高铁隧道最终保全,但在“峰爆”计划之前,炸掉高铁隧道已经作为改变山体塌方方向的解决方案,这更为了“生命至上”。正是在“生命至上”观的驱动之下,洪赞兵、洪翼舟父子成为挺身而出的“超级英雄”,技术员卢小新、总经理丁雅璐、飞行员齐镭等有关人员才能倾尽全力挽救生命。而这一切,才是《峰爆》灾难叙事创新的基础。(作者系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 灾难叙事的《峰爆》式创新

□ 康伟



灾难片是重要的电影类型。因为将人置于生死绝境而带来超验体验,引发深刻思考,这种类型片在创作、生产、传播过程中都容易形成热点,获得关注。中外电影史上出现过一大批具有深邃思想光芒、独特审美价值、赢得高额票房的优秀灾难片,中国电影人也在灾难片创作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峰爆》就是国产灾难片的最新案例。

从整体上看,灾难片中的灾难,既有自然性灾难,也有人人为性灾难,还有幻想性灾难。《峰爆》的灾难叙事对象是在自然灾难基础上的幻想灾难。片中修了十年还未竣工的高铁穿山隧道,表明了贵州山地地质结构的极端复杂。这种地质结构的极端复杂性,为构建灾难想象提供了合理的基础和出发点。从高铁隧道中超出正常预测的透水事故开始,到突发性为力挽狂澜的“超级英雄”,构建起“峰爆式”灾难叙事影像文本。

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是将洪赞兵、洪翼舟父子之间的情感冲突与和解、地质灾害的爆发与解救融为“矛盾共同体”,两个方面的矛盾既有各自不同的演进逻辑和符号,又有剧情的演进进行有机的交织同构,地质灾情线和父子亲情线相互咬合、相互强化、相互激发,使得这一“矛盾共同体”成为别开生面的叙事动力。

该片以中国西南山地为地域背景,以中国铁建高难度高铁隧道工程为社会语境,以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山体滑坡、16万人命悬一线为灾难想象载体,以“峰爆”(炸毁整座山峰)改变塌方方向救人、保隧道为灾难解决方案,以儿子洪翼舟和父亲洪赞兵为力挽狂澜的“超级英雄”,构建起“峰爆式”灾难叙事影像文本。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是将洪赞兵、洪翼舟父子之间的情感冲突与和解、地质灾害的爆发与解救融为“矛盾共同体”,两个方面的矛盾既有各自不同的演进逻辑和符号,又有剧情的演进进行有机的交织同构,地质灾情线和父子亲情线相互咬合、相互强化、相互激发,使得这一“矛盾共同体”成为别开生面的叙事动力。

灾难片的内在规定性,必然是灾难场景的呈现,这是灾难片观众接受审美的起点和基础。《峰爆》的灾难叙事,颇有创新之处。无论地底深处还是绝壁高处,无论是地裂地陷、火车失控、大巴陷落等场景描写,还是徒手攀越绝顶、暗河潜水等

动作戏份,作品在视觉上营造出强烈的紧张感和冲击力。而在灾难叙事的同时,父子亲情叙事也扣人心弦,其起伏跌宕与灾难的进行和化解相辅相成。影片开头,洪翼舟与女友交谈,说父亲到工地不是来看他的,而是来看隧道,暗示父子之间的隔阂;洪翼舟在河水里想起被水淹死的母亲,这跟作为铁道兵的父亲常年不在家有关;在被困地底深处时,当洪赞兵陷入绝境,洪翼舟及时出现将父亲救下;父子二人因为对风向与出口的不同判断而发生争执,凸显矛盾的激化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灾难片的内在规定性,必然是灾难场景的呈现,这是灾难片观众接受审美的起点和基础。《峰爆》的灾难叙事,颇有创新之处。无论地底深处还是绝壁高处,无论是地裂地陷、火车失控、大巴陷落等场景描写,还是徒手攀越绝顶、暗河潜水等

## 影视锐评

# 莫让“话题”带偏了主题

□ 闫伟 卞天歌

将社会热点话题引入电视剧叙事的所谓的“话题剧”,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了雏形。21世纪以来,话题剧似乎逐渐沉淀为一种现实题材剧的子类型,特指在情节中网罗大众关注的民生话题或现实议题,进而引发社会关注的作品。近年,话题剧对社会话题的探索进一步垂直细分,如教育问题细化为各年龄段教育、留学、就业等,家庭问题细化为原生家庭、家庭重组等。新问题的呈现、新表达的运用,使话题剧具有了更加显著的现实意义与探讨价值。

“话题”越来越多地成为电视剧的选题素材,自有其主观成因。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公众的话语空间被进一步拓宽,百姓参与社会热点事件的渴求度与积极性也随之提高。电视剧作为影响力、渗透力强的文艺形式,对某一社会话题的聚焦与思考,恰恰打通了电视剧和社交媒体的话语渠道,为人们建构起交流与对话的空间。与此同时,对于话题的植入,也是电视剧本身增加受众关注度和美誉度、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不成熟的剧作中,创作者缺乏对热点现象的理性深入思考,仅将表层现象当作简单的素材,浮皮潦草地置入情节中,并凭借主观判断,为了营造看点,使话题过度夸张化、戏剧化。例如,近年广受关注的“她剧集”在话题的阐释水平上就是参差不齐的。好的作品能够通过恰当的艺术表现方式来深入展现女性意识等命题,但还有一些作品对当前女性的精神世界、情感境遇并没有深刻的体察与独到的见解,而是盲目地捕捉一些碎片化的网络见闻,将其挪用至文本叙事当中,进而加工成夺人眼球的桥段求“蹭热点”,或是直接买热搜来博取关注度。这是一种投机式的创作心态,也违背了最基本的创作规律。

对话题缺乏正向而有力的价值引导,也是当前话题剧创作的普遍性问题。有些作品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展现现实,但对问题本质的揭示仅仅流于皮相,缺乏洞察和疏导,最多仅提供一种与现实脱节的理想化结局与方向。这很容易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养成造成某种混沌、偏颇乃至谬误。

此外,当下某些“话题剧”还存在生造话题、强行植入的现象。一些创作者为了让作品激起“水花”,跟风式地在作品中“拍脑袋”创设话题。但往往由于与真实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且受到自身题材、类型等方面的限制,创作者只能随手抓取一些与作品主题主线关联不大的“伪热点”拼凑其中,从而催生出一批失真的、悬浮的“四不像”之作。如此炒作话题的做法,看似是种投机取巧的捷径,实为本末倒置的死路。

毋庸讳言,在媒介环境、资本逻辑、市场导向的合力作用下,某些话题剧的创作动机逐渐变得不纯粹了。如今,剧集联动新媒体社交网络,已经形成了一个纷繁复杂的舆论场。剧集中的一个话题既会激发理性的探讨,也容易触发大众的狂热与宣泄情绪,进而形成舆论漩涡。个别剧集生产者因此便嗅到了商机,误以为依靠炮制话题、引爆热点便能够为剧集的收视和口碑带来保障。为此,一些制作方、平台方在前期剧本评估时就过分注重作品话题性的权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倒逼包括编剧在内的创作团队强行加入种种话题,如此便难免将一些不适宜的内容和桥段生拉硬拽进来,并进行囫圇吞枣般的处理,其对于作品最终品质的损害可想而知。

话题剧的创作动机与社会价值,应为观众提供更加客观、更具深度、更多维度的认知与思考,而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话题先行”、一味寻找大众的兴奋点和刺激点,也不是在搅起一片喧嚣后便悄然退场。保持文艺创作的初心使命,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才是话题剧创作生产的正道。如何表现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谓的“典型”,即是蕴含逻辑规律、富有代表性,而非某种偶然性、或然性的存在。话题剧应积极反映反映社会规律的“真现实”“真问题”,力求通过精准抓取某个热点话题来反映一个群体、一个领域乃至一个时代的典型问题,但对问题本质的揭示仅仅流于皮相,缺乏洞察和疏导,最多仅提供一种与现实脱节的理想化结局与方向。这很容易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养成造成某种混沌、偏颇乃至谬误。

此外,该剧还属于“高智商”类型。作品中斗智斗勇、下棋看五步的高战味道,增强了剧情发展的紧张度和戏剧化的浓度。在职场不断的历练、挫折、磨难,甚至“教训”下,苏筱在一直秉持“造价干净就是工程干净”的职业信仰的基础上,变得更加成熟包容、大气灵活。这种成长经历历练从容、令人信服。总之,该剧剧本之扎实,人设之可信,人物关系拿捏之到位,人性多面性表现之深刻,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悠长的回味。艺术创作应将人物置于社会、经济的总体现实中去刻画,才能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度。《理想之城》呈现出一种具有纪实美学追求的视听影像风格。从尘土飞扬的工地,热气腾腾的食堂,到简陋逼仄或洋气开阔的办公室,从高端金领的高尚住宅到“海漂”奋斗的小平口之家,再到三线城或小镇的平民之家,该剧通过建筑造价师这三个职业勾连起相对开阔的现实生活,营造出具有真实质感的职场场景和生活场景。

总之,《理想之城》的现实主义追求,是对职场剧创作的一次超越,为中国电视剧尤其是职场剧现实主义创作作出了有益尝试。(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 《理想之城》：职场剧的理想与现实

□ 陈旭光

以职场人物为题材,职场矛盾为主题的职场剧,近年来数量可观,但观众满意度不高。观众对其意见主要集中在内容不真实,人物不典型,“悬浮”“架空”。近日热播的《理想之城》以渐渐积累的口碑效应抓住了观众的心,改变了人们对职场剧的固有印象。

该剧跳出了职场大女主无往而不胜的套路,以建筑行业为背景,讲述现实生活的窘迫,女性事业成长的艰辛,人生况味之复杂、企业文化之初心和理想,体现了创作者的现实主义追求。现实主义强调对生活准确描绘,主张细密观察现实,据实摹写。《理想之城》以建筑造价师苏筱的视角聚焦女性职场风云与女性成长焦虑,并塑造了建筑行业从管理层至普通职工工人丰满立体、性格各异的人物群像。孙俪饰演的女主角苏筱以研究生毕业初入职场的新人模样出场。其职场上升之路不乏艰难,其间经历无辜解职,证书被扣,目睹即将结婚的男友的背叛。但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她总是积极应对,不卑不亢,沉稳从容,经过不懈奋斗,终于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演员在扮演这个角色时一直是不施粉黛的短造型,网上有观众吐槽她“土气”。但这正是该剧追求现实主义风格的具象体现。却又延饰演的男主角夏明则是一个高智商有城府但又道德底线。在坚持现代化经营理念的同时也爱护老工人的青年企业家。这个形象代表了新的企业家伦理和企业文化。

现实主义创作理念要求剧情发展与人物性格成长史相一致。《理想之城》的创作便是如此。整个剧集有三大情节板块:众建集团,天成公司,赢海集团。从剧作篇篇看,三个板块构成一个倒金字塔,符合一般剧集顺时线性情